

众生·人民路

阳光总在前方等我

| 孙晓晖 文 |

屈指算来,我此生搬了五次家了。第一次是结婚时从娘家搬到婚房,那是一间出租屋。虽然是出租屋,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天地,感觉到在这小天地过的真是名副其实的“蜜月”;第二次是单位福利分房,因为有了简单的卫生设施,永远告别了马桶,觉得挺满足;第三次是商品房,有了像样的家具和卫生设施,日子越发有滋有味;第四次是在无锡城里买了商品房,那是一套考究的跃层式新居,三居两卫加书房,以及那间可容我瑜伽、习舞的客厅,站在书房窗前远望,锡山、惠山清晰可见,运河公园几乎就在楼下,有了这么完美舒适的居住条件,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搬家啦。阳光明媚的日子,坐在舒适的客厅沙发里,只觉得心境明朗,岁月静好。回想一次次的搬家,只感觉阳光总在前方等我。

哪晓得过了60岁,那张曾经时髦的跃层式楼梯竟成了我的负担,爬上爬下,我那不争气的腿关节常常向我发出抗议。身为骨科专家的儿子便再三动员我们换房。想想也是,年龄再大上去,万一爬不了楼梯怎么办?这一次换房,儿子照顾我们,从选址买房、设计装修、选购家具甚至选择装潢公司等等,都不要我们操心,一切都由我那个在上海某单位任法律顾问的儿媳妇负责。不多久,我的新家装修完工了。

又要搬家了。经过几天繁忙又烦人的归纳、整理、打包、装箱,到了那天上午就等搬家公司来搬了。望着客厅里那一大堆的纸箱、包袱、杂物,我对老公说:“这堆东西里面,装着我们将近十年的生命呢!”老公不解地望着我说:“你说什么呢?”我答道:“十年生活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都在中间。”不一会,搬家公司的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把东

西全搬走了。我一个人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发起呆来。阳光透过窗棂在地板和墙壁上勾勒出几块几何形的光影,原来安放书柜和电脑桌的地板上,留着形状不一的痕迹,我忽然感到我被阳光剪影下后,也刻在了地上、定格。一旦要搬离这个居住了十年的窝,心里的感觉是微妙的。俗云“僧人不可在一地作三日宿”,怕的是留恋俗世,可我在这里宿了十年啊!

有人说:家屋是记忆的安放之处。家屋除了供人们挡风避雨、吃饭睡觉,人类的许多活动都与家屋有关,形形色色的家屋也附着人的思绪与行为习惯,它简直是活着的人生命的安放之处。人一搬离,一切成了记忆,慢慢地记忆也会逐渐消散,就像这阳光里的浮尘变得模糊不清了。

变化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代变化速度之快之大,实在是我这样的普通人难以预测的。回想我此生的五次搬家,从第一次婚房的布置到这一次新房的装修,那区别堪称天壤。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那出租屋里,我同老公一起,头戴纸帽用白水刷墙和油漆地板的情景。而这一次媳妇请来的是专业的装修队伍,厨卫都用了高档设备,地板底下铺设了地暖,这在当初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就这短短的几十年功夫啊!“以科技创新为表象与手段的社会变革影响到每个社会细胞的经济改观”。我的每一次搬家,居住条件一次比一次提升,见证的正是这样的经济改观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正当我沉浸在这妄想中不能自已时,老公推门进来说:“你还在想什么呢?快走吧,车在楼下等了。”“走吧!”我站了起来说:“是该走了,因为新的生活等着我们,阳光总在前方等我。”

家庭·广瑞路

丈母娘,好妈妈

| 犁田人 文 |

记得我刚与您长女恋爱时,我的家庭很一般,我也是一个刚刚入伍第二年的小兵。但您却支持您长女与我恋爱,说女孩子嫁人不是嫁钱财,人品好,肯上进就好。您一直在背后默默帮衬着我们。到我们结婚时,已经五年爱情长跑,我依然拿不出多余积蓄,连订婚的“三金”(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都没有置办齐,但您腾出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当婚房,并冒着雨帮我们购买了床、电视、茶几柜、窗帘等等,自己踩着人力三轮车分了几趟才拖回了家。

您常说,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会碰到嘴的。婚后生活甜蜜有余,但也有鸡飞狗跳。那时,我还在洪泽农场服役,在一个夏天休假回家,为装修房子与瓦木匠包工包料之事,我俩闹到我使起了“小性子”,晚上睡在工地上不回家。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瞒着岳父,第一时间赶到工地,手拉着手与我掏心窝子地交流。您没有批评,没有抱怨,反而说您女儿任性、说您教育的失责,那时那刻,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在眼眶里直打转,除了感恩,在心里一直默默地说——对不起,丈母娘!我的好妈妈!

您生活很累,每天凌晨要去批发市场贩蔬菜,上午再到菜市场卖,没有办法照顾我吃早饭,您便请您的老妹妹坚持每天早上给我做好鸡蛋面,并送到工地上给我吃;下午您自己再来工地帮瓦木

匠打小工,买晚茶点心给瓦木匠吃……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丈母娘心疼女婿”啊。自从结婚以后,我就真的多了这么一位“好妈妈”。在您精心撮合下,我们夫妻很快和好如初。

我的儿子出生后,您每天无论多忙,都会腾出半天时间陪他玩。您带他,是捧在手上怕摔了,扛在肩上怕跌了,抱在怀里怕冻了……孩子童年成长有您的参与,他是幸福的,他现在也经常与我说起您,说他很想您。儿子说,外婆有三件事,他今生难忘——一是逗“吃醋”(高邮话“护怀”),说怀里还抱着另一个孩子,儿子就追就闹,不让抱别人;二是摔手机,记得我刚买了翻盖手机,叫他摔他就摔;三是吃鹅肝与鹅肠,因为儿子从小就喜欢,只要到外婆家吃饭,此菜就成了必上菜肴。说到儿子就想起我爱吃的菜,只要休假回家,丈母娘都会准备着——春天青菜烧咸肉,夏天扁豆烧芋头,秋天蒸臭豆腐干,冬天咸肉烧河蚌,还有猪腰子汤……

丈母娘!您一生经历了许多苦日子,挖过河、扛过包、犁过地,但您始终有苦不言苦,有难自己扛。现在苦日子过完了,本应是我们鞍前马后以尽拳拳孝心之时,您却撒手人寰、驾鹤西去,怎不让我们撕心裂肺、肝肠欲断?

丈母娘!您是我的好妈妈。您与我们相处的一幕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如昨。



欲知山中事
插画 戎锋

语丝·五里湖

送站感怀

| 吕涛 文 |

年过花甲的父亲这天格外精神焕发,在进站口,他开怀地抱着悠悠举高高,上来下去举了七八遍,恨不得把可爱的孙女举到云彩上,逗得悠悠咯咯笑个不停。在这个明媚的四月清早,到处晚樱绽放,父亲终于盼来了返乡的日子。

父亲放下悠悠,摸摸她的小肥脸,转而向我挥手道别。看着他消失在检票口,我内心盛满了不舍之情,可并不纯粹,毕竟这段时间没人帮忙带孩子了。一阵烦恼和压力涌了上来。

自悠悠出生前,父亲就过来跟我们小两口一起生活了,始终细心呵护着小孙女的成长。虽然不是很遥远,可他难得回一次家乡:孙女小的时候,要寸步不离;大一点了,要接送幼儿园。而我,也早已习惯了

有老人帮衬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团聚”的生活合情合理:既能照顾老人,也能照看孩子,岂不两全其美?

对老人而言,带孙辈虽乐亦苦,尤其我们这种新市民家庭。两家人里面只有父亲退休赋闲,他贴钱贴时间带孙女,还没有轮休。孙女还是个超级小淘气——每次刷牙吃饭,都像猴子一样,到处打滚乱窜,引爷爷满屋子来抓她,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每次睡觉前,都爬上低吵着要“好吃的”,不翻腾出来一点零食吃,好像不能抚慰自己肉肉的小肚子;每天还要爷爷绞尽脑汁地陪自己玩,陪自己看书、学英语、做运动——所谓的运动,其实就是把爷爷当马骑,一会骑在肩上,一会骑在背上;感冒咳嗽了更要爷爷全天候照料,经常弄得爷爷精疲力竭的。

父亲回家乡的事,一直在计划,一

直走不成。他知道我们离不开他,就算是煎熬,我也没考虑找陌生人带孩子。没办法,我不放心。怎么跟儿子提回老家的事呢,回去了的话,儿子一家该怎么接送孩子?工作要受到很大影响吧?熬夜又要早起吃得消吗?他的心里一定矛盾复杂——直到三月底,父亲犹犹豫豫的,旁敲侧击地问要不要给家里的老奶奶烧个纸……

十多年了,其实我一直向往阖家团聚的幸福生活。自从在外地读书,我半年才回家见父母一次,如今梦想的团聚生活实现了,可他却总冒出逃离的想法。

父亲好像天天都在想家。突然离开了生活了60年的四线小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失去了亲戚的照应,见不到几十年的老友,没了熟悉的生活圈……这个繁华的都市,好像一个无

形的罩子,他张不开嘴,迈不开腿,无所适从——在我身边,被囚深居简出的外地老人很多,这种囚笼似的团聚生活在大都市很常见。

那天,看着父亲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和妻子感到一阵难受,这种囚笼式的团聚生活有必要叫个暂停了。以往每次都顾虑重重,这次我们选择不做思考,马上帮父亲买好了回家车的车票,让他回去了我们再作安排。

一辈子生活的记忆扎根在那里,金山银山也不如家乡的一抔土。想到自己,我有点羡慕父亲,我也六年没回过家乡了,好想摸一摸陪我长大的钢管床啊。经济独立了又如何?没有老人的生活节奏,恐怕将从抒情变得摇滚。

火车已经开了,收到了父亲报平安的信息。我收住了胡思乱想,叹口气,拉着悠悠向培训班驶去。